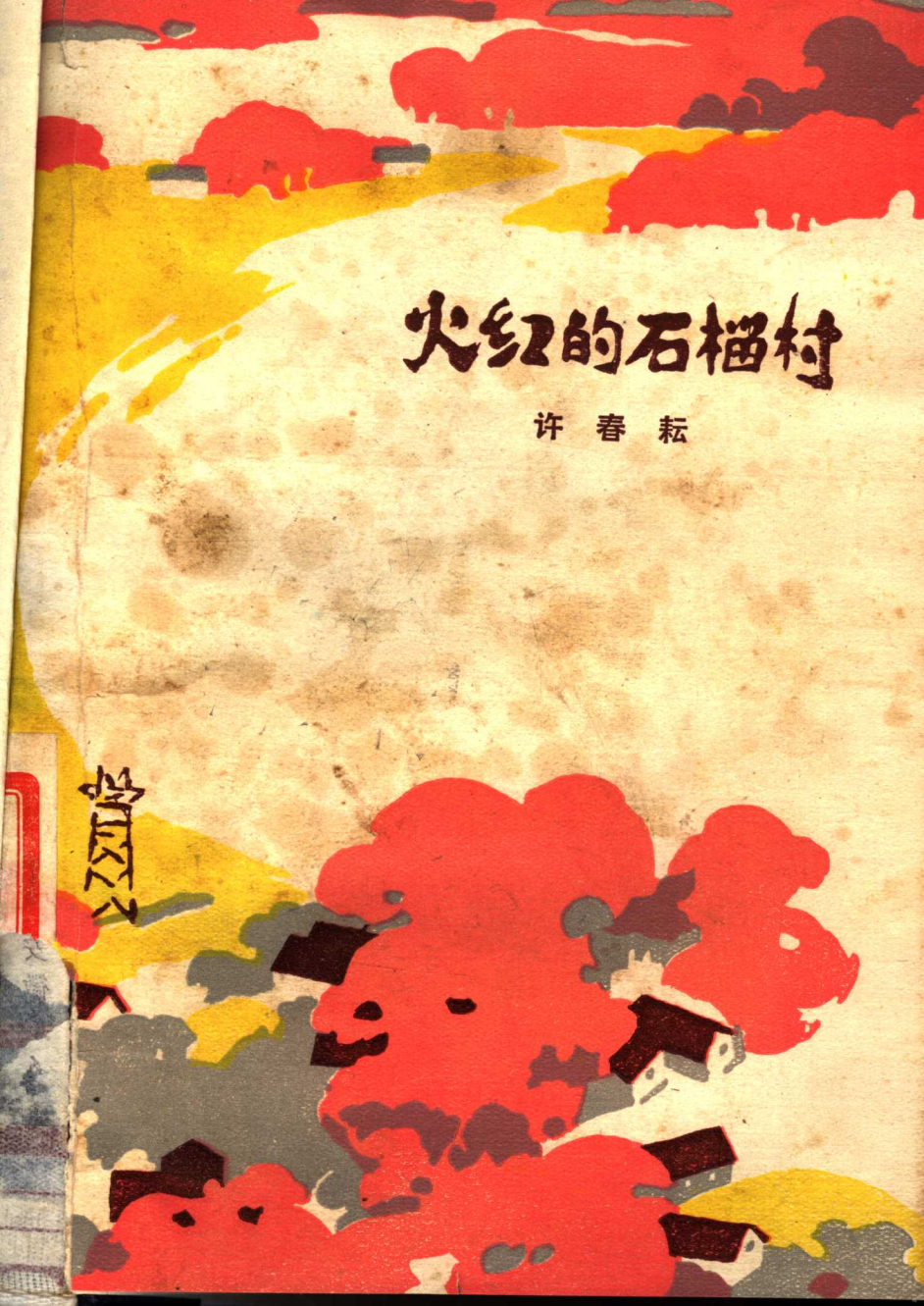




火红的石榴村

许春耘

卷之三

火红的石榴村

许春耘

*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 $\frac{3}{4}$ 字数：142,000

1976年8月第1版

197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0

统一书号：R10102·007 定价：0.56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部儿童中篇小说，写解放初期治淮斗争的故事。

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光辉指示，给淮河两岸人民极大的鼓舞。以石榴为首的石榴村儿童团，在党支部书记郑大伯的领导下，一面顽强地同大自然斗，一面同凶恶狡猾的阶级敌人斗，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破坏活动，有力地支援了治淮斗争。在尖锐复杂的斗争中，石榴和他的小伙伴们得到了锻炼和成长。

作品比较成功地塑造了石榴、郑大伯、程奶奶的形象，其他人物也都写出了一定的性格。它的故事性强，富于生活气息，语言通俗流畅。

目 次

引子	1
一 石榴村沸騰起来了	11
二 弯弯的月牙儿	24
三 在治淮工地上	38
四 篮球场上的启示	52
五 为啥不能抓她	69
六 树上鸟儿叫	83
七 黑古龙冬的山洞	99
八 欢乐的茶水站	112
九 王蛤蟆出事	129
十 情深意长	142
十一 冤家路窄	153
十二 家乡来了慰问团	164
十三 村里出件稀奇事	177
十四 程奶奶怒打龙王爷	188
十五 仇和恨	198

十六	这里也是战场	209
十七	力量的源泉	219
十八	毒蛇出洞	230
十九	凤凰山上的炮声	243
二十	两个特别消息	256
二十一	洪峰到来了	265
二十二	火红的石榴村	277

引 子

从桐柏山下来的洪水，就象脱缰的马驹儿，在宽宽的淮河筒子里，尅着厥儿，撒着欢儿，哇哇叫地往东窜。破破烂烂的淮堤，就象遮不住风的土墙壁，哪里能挡拦住这汹涌澎湃的洪水？只好让它任着性儿撒野。洪水一到，四处漫流，顿时间，淮河两岸，就变成了汪洋大海。庄稼淹没了，房屋倒塌了，大人哭，孩子叫，鸡鸣狗吠，一片凄惨的景象。那洪水就象得胜的强盗，驼着倒塌了的房屋木檩，背着人畜尸体，流入长江，奔向大海。洪水呀洪水，你害得淮河两岸人民好苦啊！

一九四七年的夏天。狂风翻卷着乌云，闪电划破了长空，轰隆隆的沉雷象是炸破了天空的顶儿，瓢泼般的大暴雨，一连下了三天三夜。沟满了，壕平了，淮河水直打旋涡儿。有经验的淮河两岸的庄稼人，看到这情景，心里都有了谱儿——山洪就要下来了！

座落在淮河北岸的石榴村，离淮河只有二里路的

光景，这时村上的人可忙开了：有的手脚忙乱地整理着破烂，有的用绳拴着自己的鸡鸭，有的整治筐箩，好挑他那不会走路的娃娃，……他们准备逃走了。

这当儿，从村子东头一间破茅庵里，走出一位中年妇女，她将整理好的东西放在门前，抬头一看，见村里有的人已经开始逃走了，急得扯开嗓门儿喊：

“石榴！——石榴！——”

她刚满十周岁的儿子石榴，此刻正在屋后给新栽的几棵石榴树松土灌水，听到妈妈喊叫，扬起脸儿“哎”地答应了一声。妈妈噔噔跑到石榴跟前，猛地拉住他的手儿，边走边嘟哝：“唉！你也不看到啥时候啦，还鼓捣那几棵石榴树干啥？它们迟早还不是被淹死！”

石榴楞怔着脸儿问妈妈：“妈，干嘛这样急呀？”

妈妈说：“还不急呐，眨眼山洪就要下来了。你抬眼看看，村里的人有的都走过啦！”说罢，挑起破烂，拉着石榴，往村外走去。石榴恋恋不舍，不住地回头看着他那几棵心爱的石榴树。

娘儿俩走上村北弯弯曲曲的小道，打眼一看，各条路上都前挤后拥地走着逃难的穷苦人，有的唉声叹气，有的哭哭啼啼，怨声在空中飘荡，泪水落在地面上。石榴见这情景，眨巴着大眼睛问妈妈：“妈，先

前爷爷逃到外乡，被活活饿死，咱往哪里逃哇？”

三八年发洪水，石榴的爷爷带着全家人逃难到外乡。石榴的爷爷饿死了，石榴的奶奶病死了。那时石榴还没出生，这事是以后妈妈告诉他的。妈妈听石榴说起了悲惨的往事，止不住簌簌流起泪来。她拉衣襟擦着眼泪说：“你爸爸不在家，咱不能眼巴巴地坐等着让洪水淹死呀！”

石榴的爸爸是条响当当的硬汉子。他原先给本村财主郎巴子当长工。去年春天，郎巴子无故地辱骂他，他气不忿，痛痛快快地揍了郎巴子一顿，夜里逃进大别山，参加共产党游击队去了。石榴听妈说，等爸爸回来的时候，咱穷人的日月就要变啦！石榴天天盼望着爸爸回来。这时，他听妈又提起了爸爸，便问：“妈，爸爸现在在哪？他啥时候能回来呀？”

妈妈说：“你爸爸在外边打坏蛋，迟不长就要回来了。”

石榴一听，高兴起来，拉着妈妈说：“等我爸爸回来，我跟他要杆枪，把郎巴子这群坏蛋都崩掉！”

娘儿俩边走边叙。一抬头，见前边有个人，手持盒子枪，在拦路。走近一看，这个拦路的人原来是郎巴子的狗腿子黄大头。这黄大头长相可难看啦，荞麦形的三角眼上，嵌着两片黄巴巴的半截眉，细长长的

脖颈儿上，撑着一个圆溜溜的大脑袋，头皮刮得又光又亮，活象霜打过的大葫芦。由于他头大脖儿细，象支撑不住似的，脑袋经常歪斜着。此刻他站在路中心，歪着葫芦脑袋，瞪着三角眼，扬着手里的盒子枪，迎面喝道：“喂！你们到哪里去？”

石榴的妈妈看也不看他，一面拉着石榴继续往前走，一面没好气地说：“穷人还有啥路走？逃难呗！”

黄大头两胳膊一伸，拦住了路，呲牙咧嘴地骂道：“妈的，你们穷鬼的命咋那么值钱？郎老爷一家人还没动窝呢。走，快回去，郎老爷有话跟你们讲！”

石榴和妈妈被拦回了村。这时村前大路上围着黑压压的一大片人，又吵又叫，闹翻了天。石榴拉着妈妈跑到跟前一看，原来是财主郎巴子带着爪牙，拦住外出逃难的穷人，不准走，硬要募什么导淮费。国民党成立个什么导淮委员会，打着治淮的招牌，诈骗劳动人民的血汗。这郎巴子是导淮委员会的委员，年年借着修堤的名义，剥削穷人，大发灾荒财。这时，只见年近半百的郑大伯，岿然地站在人丛里，挥着手，怒斥郎巴子：“郎巴子，我问你，你年年捐钱，淮堤年年不修，捐的钱弄哪里去了？如今洪水又要下来了，睁开你的眼睛看看，俺们穷人还能活下去吗？你又想借这个空子发横财，你黑了心啦，烂了肺啦！”

“真是狼心狗肺！”

“吃人不吐骨头！”

“要钱没有，要命拚啦！”

大伙儿围住郎巴子，正吵闹不休。石榴的妈妈扒开人缝走进去，手指郎巴子，怒火冲天地骂道：“郎巴子，你的心真比毒蛇还毒，比豺狼还狠！你拦着不让大伙逃，是想把俺穷人都活活淹死啊？告诉你，俺们穷人也不是那么好欺负的，总有一天是要跟你算帐的！”

郎巴子早已被大家斥得满头火，又经石榴的妈妈一骂，火更大了，瞪着两只贼溜溜的眼睛，呲着满嘴老黄牙，用“文明棍”指着石榴的妈妈，狼嚎般地吼道：“你这个共产党的家属，想反天了是不是？告诉你，石榴村啥时候都是我姓郎的天下！来，给我打！”

主子一声令下，狗腿子黄大头立刻接过主子手里的皮鞭，举起来就去打石榴的妈妈。郑大伯上前架住了黄大头的手，又向石榴使个眼色。机灵的石榴心里明白，郑大伯是叫他躲开哪！石榴没有走，他手里早准备好了个石头蛋儿，对准郎巴子，嗖地砸了过去。嘿，不偏不倚，正砸在郎巴子的天门盖上，戳了个枣核儿那么大个窟窿，嘟嘟嘟，直冒血浆儿。郎巴子死狗般地躺在地上，又呲牙、又蹬腿、又喊爹、又叫娘，弄

得不象个人样子。黄大头立即掏出盒子枪，对着石榴就要打。就在这紧急关头，从一旁哧地窜出一条长大汉子，大伙一看，原来是力大无穷的宋皮匠。宋皮匠上前一巴掌，把黄大头手里的盒子枪打飞几丈远，反手又一拳，把黄大头打翻在地，张着嘴，直喘粗气。郎巴子趁势爬起来，两手捂住头，边往家跑边喊：“打死人啦，快把石榴抓起来！”

不多一时，从郎家大门楼里飞出来了十几个狗腿子，嗷嗷叫地要捉拿石榴。这下子，大伙儿都慌了神，个个急得直出汗。郑大伯倒沉着，他对大伙说：“郎巴子手毒心狠，决不能让石榴落入虎口！现在的法子，只有让石榴赶快逃走。”

大伙也都认为眼下只有这一条路。但打眼一看，各个路口，都被郎巴子撒上岗了，就连通往村后凤凰山的那条小道，也有两个狗腿子在那里把守着。怎么办？石榴忽闪着两只大眼睛，望着村旁芦柴丛生的湖塘，天真地说：“跑进湖洼荻柴棵里，看他狗日的能找得着？等天黑了，我再跑出来，保险没事儿。”

妈妈说：“哎呀！你这孩子，净说傻话，钻进湖洼里，洪水一下来，还不淹死啊！”

石榴是在淮河边长大的，练出了一身好水性，满不在乎地说：“咦，洪水有啥可怕呀？它一来，我

先洗个澡儿，到天黑，我再晃上岸。”

妈妈听他说着幼稚可笑的话儿，正要开口说什么，抬眼一看，有几个狗腿子，手持盒子枪，张牙舞爪地朝这里扑来了。郑大伯忙说：“就让石榴钻进荻柴棵里去，我来照看。”转过脸又对宋皮匠说：“老宋，你带着大伙去逃难，石榴交给我，洪水下来，有我就有他！”

宋皮匠点了点头。石榴一转身，噚噚噚跑进荻柴棵里去了。

几个狗腿子扑了个空，气得直跺脚，对着荻柴棵放了几枪，折回去找他主子回话去了。

郎巴子听说石榴钻进了无边无沿的荻柴棵，知道要搜查出来不容易，就一面在各条路口上加岗加哨，一面派些家丁把荻柴棵围起来。心里想，等山洪下来，嘿嘿，你个小石榴不喂鱼虾才怪哩！

石榴钻进荻柴棵，瞅个空地方，脱掉褂子当枕头，躺下来，眯缝着眼儿想心事。

一群花头山雀儿，站在荻柴顶端上，扇着翅膀儿，吱吱喳喳地叫着，它们好象怕石榴寂寞，专来跟他作伴儿。其实呀，石榴才不感到寂寞哩，他好象觉着郑大伯、皮匠叔，还有村里许多穷爷们、小伙伴，都在他身边护着哪。

身旁好多说不上名字的小虫，啾啾啾，演奏着好听的曲儿，好象给石榴催眠，让他在洪水到来之前，美美地睡一觉。啊！石榴哪能睡得着呀，他在用心地琢磨，到天黑以后，怎么逃出去呢！

石榴没料到，太阳还有一树那么高的时候，洪水突然来到了！眨眼间，水就漫过了他的肚子。石榴并不怕，他把衣裳拧成劲儿，挽在头上，准备跟洪水搏斗啦。

洪水就象凶恶的猛兽一样，疯狂极了！不多一时，荻柴棵全部看不见了，把石榴架得高高地。石榴凭着他一身的好水性，一面踩着水，一面四处张望，想瞅清离哪个方向岸边近，他好往那里晃呀！望啊望啊，四处都是天连着水，水连着天，一眼看不到边儿。突然，一个水浪儿向石榴扑来，他喝了一口水，呛得鼻孔里酸溜溜的。石榴顺着水劲晃了一会儿，连吃了几个浪头，手脚都没劲儿了。机灵的石榴，在这紧张的关头不迷阵，他一面坚持着踩水，一面打眼四下看，一心想抓住个东西，帮他使把劲呢。嘿，真巧哇，突然从上游漂来个大木头板子，正好从石榴身边过，他一伸手，把它抓住了。石榴扒在木头板子上，不使劲身子也不沉了，真有意思。他记得去年发洪水，他跟石柱、三黑、淮花一群小伙伴，乘船在水面玩耍，那时候，

担心船会被水浪儿打翻，又怕船底出漏洞儿。这块木板子呀，水也冲不破，浪也打不翻，比小船还好呢！石榴想着想着，开心地笑了。这当儿，石榴觉着，他好象不是在跟这惊涛骇浪搏斗，而是在平静的大塘里游泳哪！你看他，一忽儿两手反扣住木板子，直杠杠地躺在上边，佯装睡快活觉；一忽儿双手卡紧木板子，两腿往上一翘，竖起蜻蜓来，玩得好玩有趣啊。

夜帐子挂下来了。一弯新月挂在西南天空上，群星眯着调皮的眼睛，好象都在观看石榴的精彩表演哪！

石榴“表演”了一阵子，突然眼皮儿涩了，心想：糟！瞌睡虫爬进眼里了，万一睡着了，一松手，木板子跑了，那可就麻烦啦！

石榴忙伸出两个指头儿，狠劲地捏了捏自己的眼皮，两眼猛一亮，忽然发现西北方向不远处有个黑不龙冬的东西，向他扑来了！这下子石榴可真有点害怕啦，心里咚咚敲起鼓来。那黑不龙冬的东西，离石榴越来越近，陡然又发出声音来：“石榴！——”

石榴一听，又惊又喜，啊呀！这不是郑大伯的声音吗？挨近一看，果然是郑大伯。只见他既没乘船，又没带木板子，两手扒着水，胸脯子露在外边，比在平地上走路还自在呢。石榴诧异地问：“郑大伯，你两手不动弹，身子咋也不沉哪？”

郑大伯用手拍了拍他身上穿的黑色背心儿，笑道：“我身上有这件宝衣，想沉也沉不下去呀！”

“宝衣，郑大伯哪来的宝衣呀？”石榴心里想。

原来郑大伯是党里地下交通员。不分晴天雨天，白日黑夜，需要他过河送情报，他立刻就得渡过淮河。党组织为了方便郑大伯工作，就发给了他这件救生衣。这当儿，郑大伯不便将真情告诉石榴，只是笑道：“这件宝衣，是我特地置的呀！”

石榴羡慕地说：“等我长大了，也置一件这样的宝衣！”

郑大伯笑着说：“你不要眼馋，我现在就把它送给你！”说着脱掉救生衣，给石榴穿上。

石榴穿上郑大伯的宝衣，心里高兴透啦，手不扒，脚不踩，身子轻飘飘的，多神哪！

郑大伯乘着那块木头板子，在头前领着路，石榴穿着救生衣，紧跟着，乘风破浪，向岸边游去……

一 石榴村沸騰起来了

一九五一年的初夏。

这天早晨，红太阳还没跳出地平面，天空就飞起了万朵红霞，也给石榴村披上了一层艳艳的红纱。几只花喜鹊，绕着村子上空，拍打着美丽的翅膀，亮起清脆的喉咙，唱着好听的歌儿，给翻身后的农村，又增添了几分喜气。

村妇女主任、石榴的妈妈，早被喜鹊唤醒了。她急忙起床，穿上衣裳，大步走到窗下一张条桌跟前，呼啦拉开抽屉，去摸昨晚接到的石榴爸爸打来的那封信。石榴的爸爸在解放战争胜利后，又奔赴朝鲜战场，现在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名连长。他在这封信里，除了介绍他们连续打胜仗的好消息，还讲了个朝鲜儿童活捉美国佬的故事。石榴的妈妈心里明白，丈夫是想让她拿这个故事去教育孩子，让石榴在对敌斗争中，也象朝鲜小英雄那样坚强、勇敢。她想趁早晨的空儿，把信拿出来，念给石榴听听。

石榴的妈妈拉开抽屉，不觉傻了眼。哦，那封信怎么不见了？她记得昨晚间在放信的时候，石榴已经睡了，该不是小家伙睡在床上瞅见了，偷偷地把它拿去了吧？于是她边往里间走边喊：“石榴，石榴！”

屋里静悄悄的，没人应声。她走进去一看，被子窝空空的，石榴早没影儿了，只是床里边墙壁上留下石榴用粉笔写的九个大字：向朝鲜的小朋友学习！

不用问，信是被石榴拿去了。那他现在又到哪去了呢？

就在妈妈猜谜的时候，石榴正坐在村前大柳树下，给他的小伙伴们讲朝鲜的小朋友活捉美国佬的故事哩。石榴讲得起劲，伙伴们听得入迷，最后都激动得一齐喊起口号来：“打倒美国鬼！向朝鲜小朋友学习！”

太阳出来了。金灿灿的阳光，照射在孩子们一张张激动的小脸上。石榴唰地又从腰里掏出他夜里代表大伙写的一张请战书，对着伙伴们念了一遍。当大家一齐举起手来的时候，他朗声说道：“走，找郑大伯去！”

伙伴们跟着石榴，一窝蜂地朝郑大伯家跑去。

他们去找郑大伯干啥呀？

原来在去年秋天，党中央和毛主席作出了根治淮河的决定。这喜讯象生了翅膀儿，很快就传遍了淮河